

界科幻名著故事

IJIE KEHUANMINGZHU GUSHI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SHI JIE KE HUAN MING ZHU GU SHI 世界科幻名著故事

42.85

ZWH

V.3

3



0796567

赵文辉 主编

中南工业大学

图书馆藏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4AR44/07

(冀)新登字 004 号

世界科幻名著故事(三)

赵文辉 主编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龙口市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10 印张 250,000 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30001—50000 定价:9.00 元

ISBN7-5375-0911-5 / I · 14

第三册目录

大战火星人.....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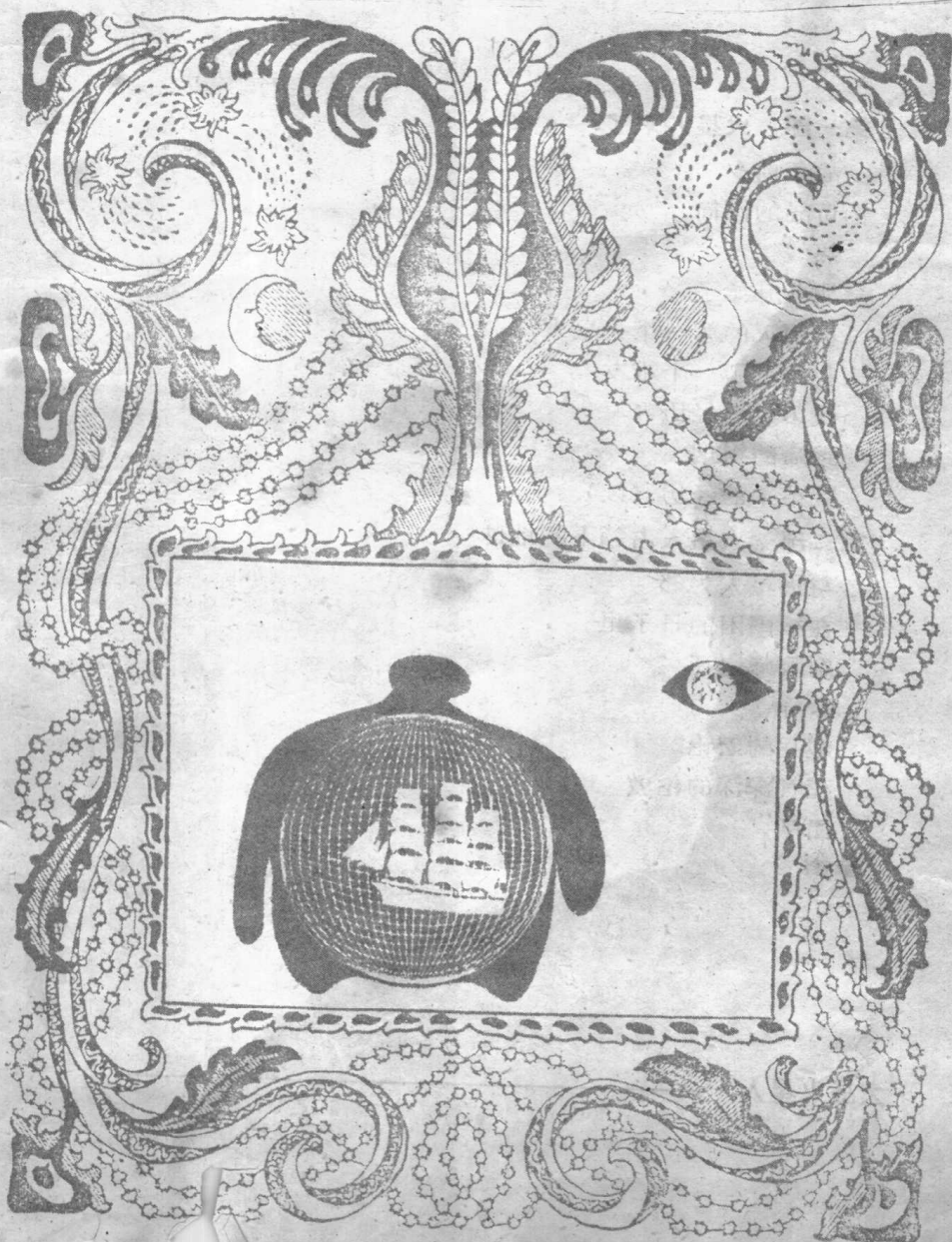
陶威尔教授的头颅..... (91)

水陆两栖人..... (189)

都不错 大胆 真正的有现实科学意义的科幻

大战火星人

根据英国威尔斯《星际战争》编



目 次

第一部 火星来了

战争前夕

奇异的圆筒

热线

战斗开始了

被消灭的第一个火星

我找到了一个难友

我弟弟的经历

致命的黑烟

我弟弟的经历（续）

第二部 火星占领下的地球

与火星人为邻

在被围困的日子里

副牧师之死

寂静

炮兵的宏论

死气深深的伦敦

团圆

尾声

第一部 火星来了

战争前夕

在19世纪最后几年里，谁也不会相信有一种外星智慧正在监视我们这个地球，这种智慧比地球人的智慧更高。谁也不会相信，当地球人正在忙于自己的种种事务的时候，外星智慧正仔细观察并研究着他们。更没有谁想到太空会是地球上的人类危险的根源。最多，地球上的人们幻想火星上或许会有另外一种较地球人低级的“火星”人而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火星以1.4亿英里的平均距离绕太阳旋转，它从太阳那儿接受的光和热，只等于我们这个地球所接受的一半。如果“星云说”^①这个假说是对的话，那么火星的年龄就比我们地球大得多。火星的体积不到地球的七分之一，这使火星较地球更早地冷却到生命能够产生的温度。火星上有空气，有水，有维持生命生存所必须的一切。因而，远在地球上形成生命之前很久，火星上的生命就必然已经开始了它的发展过程。^②

但是，直到19世纪末，对于远在地球之外存在智慧生命这一

① 太阳系起源的一种学说，认为行星是由高温气体星云集聚而成。——编注

② 现代科学已证实，火星只有稀薄的大气，没有液态水，其表面极其寒冷而昼夜温差又很大，极端干燥，缺氧（水汽和氧只占大气成分的几千分之一），不适于高级生命的生存和繁衍。——编注

可能，竟没有人发表过什么真知灼见。并且，下面这种情况也普遍没有为地球上的人们所意识到：既然火星比地球更古老，那么火星上不但早已开始了其生命的发展过程，而且现在已更接近于生命的高级阶段，其文明和智慧较地球人更发达。

我们这个星球迟早也会变冷，而我们的近邻火星确实已变得相当冷了。火星上的自然条件，大体上仍然是个谜。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即使在它的赤道区域，中午的温度也才不过接近于我们地球上最寒冷的冬季的温度。火星上的空气比我们地球上的空气要稀薄得多，火星的海洋已经收缩得只覆盖其表面的三分之一。那个最后的枯竭阶段对我们地球来说，仍然是不可置信的遥远的事情，但对火星上的居民来说，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了。他们使用我们几乎梦想不到的智慧和仪器来观测宇宙空间，寻找新的适合他们生存的星球。当他们朝太阳方向观测时，在 3500 万英里处，发现了一个希望的晨星，即我们这个温暖的星球，土地肥沃，草木青青，海水蓝蓝，透过朵朵浮云，可以窥见人烟稠密的原野和船舶密集的江海。

而我们作为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物，对那些火星了解的低下程度，简直如同猴类对于我们人类的了解。人类已认识到，生命乃是为了生存而作出的不断的斗争，这也是火星上那些心灵的信念。他们那个星球正变得越来越冷了，而我们这个星球却依然生机盎然。在他们看来，地球上只不过生存着低级动物。为了逃避向他们越逼越近的毁灭的命运，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太阳方向的战争。

1894 年之冲^①，火星上发出一道强光。它被地球上的一些天文

① 在太阳系中，除水星和金星外，其余的某一个行星运行到跟地球和太阳成一条直线，而地球正处于这个行星与太阳之间的位置时为“冲”，此时这个行星与地球位置最近。—编注

台观测到了。英国人是从8月2日的一期《自然》杂志上首先看到这个消息的。但在第二天，除了《每日电讯》略微提了一下之外，其他报刊杂志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因而全世界对于人类正面临巨大威胁，竟然毫无所知，如果我不是碰到了著名的天文学家奥吉尔维，我也根本不会知道这一事情。奥吉尔维在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邀请我在那天夜里同他一起对这个红色星球进行仔细观测。

就在那天夜里，从那个遥远的红色星球上又发生了一次喷射。当天文钟正好敲响午夜12点时，我看到这个红色星球的轮廓有极微小的凸起，有一道微红的闪光。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奥吉尔维，他便接替我继续观测。火星向我们地球发射的东西由于距离过于遥远而显得十分微小，使人难以观测清楚。奥吉尔维对火星上的这一情况感到无法解释，但他坚决反对这样的观点：火星上有智慧生物居住，火星人正在向我们地球发射信号。他的看法是：火星上可能是降落了一阵很大的陨星雨，或者是正在发生强烈的火山爆发。他向我指出：

“火星上会有类似于人类的生物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

那天夜里，数以百计的天文观测者都观测到了那道亮光，第二天的午夜及第三天的午夜，也都观测到同一现象。这种情况持续了10个夜晚，对于火星上为什么在喷射了10次亮光之后停止了喷射，地球上的人没有谁想加以解释，更没有谁想弄个明白。

谁也没有想到，火星人向地球发射的那些发射物，正以极快的速度，穿过广漠的空间，一天一天地、一分一秒地向地球逼近，越来越接近地球。

奇异的圆筒

那天凌晨，只见大气层高处一道火光，从曼彻斯特向东急速掠过。肯定有成百上千的人看见了它，并把它当成了普通的流星。

当时，我正在家里，在书房里写东西，所以我是什么也没看见。一些看到它的人说，这个东西飞过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但是，我连这个声音也没有听见。奥吉尔维看到了这个流星，他深信一块陨石落在豪塞尔·奥特肖和沃金之间的公地^①的某个地方。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爬起来去寻找这个陨石。黎明之后不久，他果然找到了。这个火星发射物把地面砸了一个大坑，沙子和砂砾被猛烈地抛向四面八方，越过灌木丛生的荒地，形成了一些大沙堆。这些沙堆在 1.5 英里之外都能看得见。灌木烧着了，一缕细细的蓝烟在晨曦中袅袅升起。这个东西几乎被埋在沙子里了，周围布满了它下落时砸碎的枞树残枝。从它未被覆盖部分的外表来看，它象一个巨大的圆筒，全身平滑，有一层厚厚的暗褐色鳞状外皮。它的直径大约有 30 码。奥吉尔维走近这个物体，为它有这么大的体积而吃惊，然而更使他吃惊的是这个东西的外形，因为大多数陨石都是圆形的。这东西仍然很热，他无法走近。它的内部发出一种乱哄哄的声音，奥吉尔维认为这是由于它表面冷却不均衡造成的。那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东西的中间是空的。

奥吉尔维一直站在这个东西撞成的大坑的边上瞧着它，对这不寻常的外形和颜色感到特别的惊奇，甚至还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件东西有某种人为设计的痕迹。

^① 公地：在英美财产法中指供公众使用的地块。在封建时代的英国，贵族庄园或领地中未开发的土地可以用作公共道路或贵族佃户的放牧场。后把所有这些可供公共使用的土地称为公地。——编注

在这块公地上，只有他独自一个。

突然，一些灰色的熔块，即覆盖这个陨石的灰色外皮，从一端的圆形边缘剥落下来。奥吉尔维吓了一大跳。外皮变成碎片掉在沙地上。

他下到坑底下，想更清楚地看看这个东西。他猜想，这个物体的冷却，可能是造成它外皮剥落的原因。但是，熔灰只从圆筒的顶端往下掉，这一事实否定了他的这种想法。

后来，他才慢慢地感到，圆筒的圆形顶正在旋转。他恍然大悟：这个圆筒是人工制造的——空的——一端是可以开启的！圆筒里有什么东西正在开启这个顶盖！

“天啊！”奥吉尔维说，“里头有人！正设法逃生呢！”

一个念头一闪，他立刻把这件东西与火星上的亮光联系了起来。

他急切地想看看被封闭在圆筒里边的那种生物，便向圆筒走去，想帮助旋开顶盖。但是，辐射热阻止了他。他踌躇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爬出了沙坑，撒腿就跑，一气跑到了沃金。这时大约是早晨6点。他碰到一个马车夫，他试图使这位马车夫明白事情的原委。但他所讲的事情和他的神态都是那么荒唐，马车夫一听，只顾赶着车走了。他又碰见了一位酒馆侍者，同样没有获得成功，侍者以为他是个疯子，便试图把他关进酒吧间里去。他清醒了一些。当他在亨德森的花园里看见这位伦敦新闻记者的时候，便隔着篱笆把这件事情原委有条有理地，讲述了一遍。

“亨德森，”他说道，“昨天晚上那个流星现在就在豪塞尔公地。”

“我的上帝！”亨德森说。“落下来的陨石！那好啊。”

“可是，不单单是个陨石的问题。那是个圆筒——一个人造的圆筒啊！而且，圆筒里还有东西。”

“你说什么？”亨德森说。

奥吉尔维把他所看到的一切，都讲述给亨德森听了，亨德森大约在1分钟左右的时间内理解了他的话。他把铁铲一扔，抓起短上衣，和奥吉尔维一起又来到了公地。他们看到那个圆筒还在原来的地方。但圆筒内的声音已经没有了，而在圆筒的顶部与筒体之间，露出了一个发亮的金属薄圈。在金属圈的边缘处发出一种微弱的“嘶嘶”声。

亨德森和奥吉尔维听了听，用棍子敲了敲那鳞状的金属。没有任何反应。他俩得出结论，圆筒里的那个人或者那些人，一定是没有知觉的或者干脆就是死的。

当然，他们两个人不可能做什么事情。他们只好离开那儿，回城里去找人帮助。亨德森走进了火车站，打电报把这条消息发往伦敦。

8点钟前，有许多小孩和无业游民已经向那片公地出发，去看“从火星上来的死人”。

我最初是从报童那儿听到这件事的，时间是在8点3刻。我当然吃了一惊，立即向那儿赶去。

我发现大约有20个人围绕着那个圆筒所在的大坑。

在这些人中，有两个骑自行车的人，一个我曾雇用过的花匠，一个抱小孩的小姑娘，屠夫葛利格和他的小孩儿，另外，还有两三个常在火车站荡来荡去的无业游民。很少有人讲话。在那些日子，英国的普通老百姓中很少有人了解多少天文知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只是静静地观看着这个天外来物。在亨德森和奥吉尔维离开之后，这个圆筒仍然是没有什么动静。我猜想，大家想看的是一堆烧焦了的尸体，面对着这个无生命的躯体，大伙儿失望了。一些人离去了，另一些人赶来了。我曾下到沙坑里，我想我听到了一点微弱的活动声音，虽然当时圆筒的顶部已经完全不动了。

只是当我走近了这个圆筒的时候，我才确实看清楚这个物体

的奇异之处。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它不过象横在马路上的被吹倒的一棵粗大的树干。需要受过某种程度科学教育的人，才能看得出这个东西的灰色鳞状物并不是普通的氧化物，才能看得出在圆筒和盖子之间的缝里发光的那种发黄的白色金属具有一种人们不熟悉的色彩。

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件东西是从火星这个行星上来的，但当时，我判断它里面不会有任何活物。我认为，圆筒顶部的旋转可能是某种自动装置造成的。到11点左右，由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便回到我在梅布利的家中。

到了下午，这片公地的外貌，改变了很多。晚报以粗大的标题震惊了整个伦敦：

“收到了来自火星的信息”

“沃金的惊人事件”

有半打或者更多的马车，停在沙坑附近的路上，除此以外，还有相当多的自行车，另外，还有很多人是顶着火热的太阳走来的。因此，这儿已经聚集着一个相当大的人群——其中甚至还有一两位打扮华丽的太太。

天气非常炎热，一丝微风也没有，唯一的一点阴凉是稀稀拉拉的几棵松树投下的阴影。燃烧的灌木已经熄灭了，但是仍然有一缕一缕的烟往上冒。乔海姆路的一个生财有道的商人，已经让他的儿子推来了一车苹果和啤酒。

我又来到那个大坑的边上，发现已经有六七个人站在那儿了——亨德森和奥吉尔维，一位头发长得很帅的高个子，后来我了解到这个人名叫斯登脱，是皇家天文学会会员，另外还有几个手持铁铲和鹤嘴锄的工人。斯登脱正在发号施令。他站在圆筒的上面，很明显这时圆筒已经凉得多了。

圆筒的大部分已经露出来，只有下部仍然埋在土里。奥吉尔维一看见我，就马上把我叫到坑底下。他告诉我，在圆筒中还不

时地可以听见轻微的搅动声。看来这个圆筒非常非常厚，我们所听到的那种轻微响声，很有可能就是内部的喧嚣声。

大约5点钟时，我回家喝了点茶，便又赶回公地。

太阳快要落山了。人们仍然三五成群地匆匆赶来，沙坑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在淡黄色的天空下，乌压压地站成一片——大约有200来人。当我走近沙坑的时候，听见斯登脱叫道：

“向后退！向后退！”

“有人掉进沙坑里啦！”一个人喊道。

人群稍微晃动了一下。我推开人群走到坑边，听见从沙坑底下传出一种奇怪的“嗡嗡”声。

“我说！”奥吉尔维说，“帮帮忙让这些白痴往后退，我们可不知道这个该死的东西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看见一个年青人——我想他是沃金的一个商店小伙计——站在圆筒上面，正试图爬出坑来——是人群把他挤到坑里去的。

圆筒的一端被从内部拧出来了。差不多有2英尺长的闪闪发光的螺丝突了出来。不知谁撞了我一下。我转过身来。就在我转身的时候圆筒的盖子“哐”的一声掉在沙砾中。圆筒上的那个圆窟窿看上去黑洞洞的。这时，太阳要落山了。

我想，大家都在期待着看到圆筒里钻出一个人来——可能是某种一点儿不象我们地球人，但基本上还是一个人样的东西。很快，我看见在阴影中有东西在动，然后是两个发亮的圆盘——象两只眼睛似的。接着，有一种类似小灰蛇的东西，粗细大致象手杖那样，中间扭歪的部分盘了起来，在空中扭动。

我突然打了一个寒战。我身后的一位妇女发出了一声尖叫。我半转着身子，双眼仍盯那个圆筒——另外一些触须正在从里往外钻。周围的人们一张张脸已经由惊奇变成恐惧了。从各个方向传来惊叫声，大家都在往后退。那个商店伙计仍在沙坑边上挣扎。我发现就剩下我独自一个了，沙坑对面的人都跑掉了，斯登脱也跑

了。我再向那个圆筒一看，一种难以抑制的恐怖抓住了我。我被吓呆了，站在那儿发愣。

一个巨大的、灰灰的圆形躯体，大小象只狗熊，正缓慢而费力地从圆筒中钻出来。当它冒出来的时候，在阳光下呈现出湿皮革那样的光亮。

两只暗黑色的大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眼睛下边有一个嘴，没有嘴唇的嘴吻在颤动，流着涎水。这个生物的全身痉挛地一起一伏，一根细长而柔软的触须抓着圆筒的边缘，另外一根在空中摇摆。

从来没有看见过火星人的，几乎不可能想象出火星人外貌：奇怪的“V”形嘴，上“嘴唇”是尖的，缺少眉脊骨，楔形的下“嘴唇”下面没有下巴，这张嘴不停地颤动着；像蛇发女怪那样的一撮一撮的触须；一双特别明亮的大眼睛；多油的棕色皮肤上有某种菌类的东西。它的令人生厌的动作使人有说不出的不快，这种笨拙的谨慎动作中包含有某种难以言传的东西。一眼望去，我心里就充满了厌恶和恐惧。

突然，这个怪物不见了。它翻过了圆筒的边，掉进了沙坑里，只听“砰”的一声，就象落下一个大皮囊。我听见它发出了一种奇特的沙哑的叫声。立刻，另一个这样的动物从圆筒上那个黑乎乎的洞里钻了出来。

我一转身，向最近的几棵树疯狂地跑去。

在几棵小松树和金雀花灌木丛中，我停了下来，喘着气，等待事情的进一步发展。沙坑周围，稀稀拉拉地还有一些人。他们都跟我一样，吓得发愣地看着这些动物，或者说在看着沙坑边上的沙砾堆，那种动物正在那儿。这时，我看见一个圆圆的黑东西在沙坑边上突上突下地活动。那是掉到坑里的商店伙计的头。突然，他不见了，我听到了一声惨叫。

后来，什么也看不见了，一切都藏在那个深深的沙坑里和沙

堆后面了。有 100 多人散布在沟边，在灌木丛、大门和篱笆的后面，互相不说一句话，只是短促而激动地喊叫，盯着看那几个沙堆。

热 线

火星从他们的星球上乘圆筒来到地球上，并且从圆筒中钻了出来。

我没有胆量再走向沙坑，但仍渴望看看沙坑里的情况。因此，我开始绕一个大圈子，想寻找一个有利的观察点。有一次，一条象章鱼臂一样的又细又黑的带子，在落日的余辉中闪了一下，立刻又缩回去了。后来，一根一节一节的细棍儿伸了出来，细棍儿顶端顶着一个圆盘，盘子在摇摇摆摆地旋转着。那些火星人在干什么呢？

落日的余辉渐渐退去，黄昏来临了，在这以前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情。沙坑里几乎连一点动静也没有，这使人鼓起了勇气。几个马车夫和别的一些人，都大胆地走进了那些小的沙坑。后来，我看见一小群人走向大沙坑，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挥舞着一杆白旗。

这是一个代表团。人们曾进行过紧张的协商，认为火星虽然外形令人生厌，然而毕竟是文明的动物，因此决定去接近他们，向他们表明我们也是文明的。

打旗人一步一步往前走。因为离得太远，我认不出任何一个人来。事后我知道，奥吉尔维、斯登脱和亨德森都参与了这次接触的尝试。在这一小群人往前走的时候，另一些模糊的黑色身影小心翼翼地保持一定的距离跟在他们的后面。

突然，出现了一道闪光，从沙坑里喷出了大量透亮的绿烟。绿烟明显分为 3 股，一股接着一股地升到寂静的空中。

大沙坑的对面，站着一个楔形的人群，楔形的尖端是那杆白旗，人群被这景象吓得不敢往前走了。在绿烟上升的时候，他们的脸被照耀成了青绿色，绿烟消失的时候，青绿色也退去了。一个驼背形的东西从大沙坑中伸出来。

立刻，真正的火焰爆发了。只见一道道的白光从人堆中爆发出来，就好象是什么东西发射到他们中间之后爆炸成白色的火焰，每一个人都在瞬间被火点着了。

借着毁灭他们的光亮，我看见他们摇摇晃晃地倒下了。

我所能感觉到的就是，这是一种令人十分惊骇的事情。一道几乎是无声无息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白光闪过，一个人就一头栽倒而一动不动；当它扫过松树林的时候，松树着火，而且，每一簇干灌木在一声“蓬”的沉闷声中都变成一束火焰。我还看见远处的树木和篱笆在闪光，木质的建筑物也都突然起火了。

这种死亡的火焰，这种令人眼花缭乱，难以躲避的热剑，正在迅速地、不断地向四周横扫。如果这死亡之光整个扫一圈的话，我就会不可避免地在惊恐中被杀死。但是，它消失了，我幸免了。

我好不容易转过身来，跌跌撞撞地穿过灌木丛奔跑起来。

惊恐使我在奔跑时象小孩子那样哭泣了起来，我再不敢扭回头去看了。

火星人杀人怎么能杀得这么干净利落，这样无声无息，至今仍然是个谜。很多人认为，他们用某种方法在一种绝对隔热的东西里产生高热，然后利用抛物面镜子，将高热反射成平行光束射到他们选择的目标上。但是，谁也不曾完全证实这些细节。不论什么可燃物，只要被它碰到，就呼地一下变成火焰，它使铅象水一样流动，使钢铁变软，玻璃熔化。如果它落到水上，那么，水就立刻爆炸成水蒸气。

那天晚上，在大沙坑周围的星光之下，躺倒了差不多40个人，全都烧焦变形，无法辨认。这一整夜，从豪塞尔到梅伯利这一片